

台湾纯爱言情季——

娃娃心语

卫小游 作品

她如一抹阳光
温暖那颗冷寂的心灵
两小无猜的年纪
纯真真挚的誓言
他和她
是彼此最重要的存在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台湾最  纯爱 言情季——

娃娃心语

卫小游 作品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娃娃心语 / 卫小游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4

(台湾纯爱言情季)

ISBN 978-7-5399-5113-3

I. ①娃… II. ①卫…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3793 号

书 名 娃娃心语

著 者 卫小游

责任编辑 赵 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113-3

定 价 1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曲

——娃娃之梦——

“娃娃，由你来决定，你想要一个爸爸还是一个妈妈？”

年轻男人蹲跪在个儿矮矮的小小女孩面前，脸对脸，眼对眼，一脸认真地问。

小小女孩转动着洋娃娃般圆滚滚的眼睛，认真地考虑着这个被问得很认真的问题。

半晌，她迟疑地问：“一定要现在就决定吗？”

男人微笑。“那不然来数数吧，你可以考虑三十秒。小爹会慢慢数，开始喽，三十、二十九、二十八……”

“嗯……”小小女孩在倒数声中费尽脑汁想着即将必须做出的决定。

小小心灵中，她有种预感，一旦她做了这个决定，就永远不能

后悔了。

除非小爹自己先后悔。但那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

小爹做事从来都是贯彻始终。

起码在她六年的“漫长”记忆里，小爹从来都没有因为食言而变肥过。

她的小爹有着纤细的腰、漂亮的骨架，天生就有张比女生还美的脸，唯一的弱点就是爱吃饭，是个大饭桶，可偏就是永远吃不肥。

“十七、十六、十五……”小爹继续倒数中。

“唔……”好难决定啊，忍不住习惯性地咬起手指头。

有个爸爸当然很好，有个妈妈当然也很好。

但难道不能有个爸爸又有个妈妈吗？

真的是好难选啊。

“五、四、三、二、一——时间到喽。决定好了吗？”年轻男人满脸企盼地看着小小女孩。

“好吧。”小小女孩有点无奈地皱起眉。

假如真的只能选一个的话……

“爸爸？或妈妈？”年轻男人面露紧张地问，仿佛这是决定一生的大事。

“唉，”小小女孩做了选择，“就妈妈吧。”

“确定？”年轻男人眼中不由得绽放出光彩。

用力点点头。“确定。”因为，她已经有两个爸爸了，但是她从来没有过半个妈妈。

虽然大爹已经不在，不过小爹还在啊。既然已经有爸爸了，那还是选择要一个妈妈比较划算吧。

不过她有点怀疑小爹要怎么变出一个妈妈给她。

“好吧，就给你一个妈妈。”年轻男人一点儿也不勉强地承诺，然后一把抱起小小女孩。

两人一同看向墙上挂着的一幅大型风景画。“看，娃娃。”

“大爹的画。”被抱在臂弯里的小小女孩伸出手探向墙上那幅巨幅油画。

画中风景俨然是一帧美丽的小镇实景写真。

“嗯。”年轻男人伸出手，指向画中一栋坐落在乡间小山谷中的白色小屋。“想不想住在……这里？”

“嗯，想。”很用力地点头。如果能住在那画一般的地方，感觉一定很棒。

年轻男人笑笑地抚着女孩软软的发丝。“太好了，那我们开始收拾行李吧。以后，画里的小屋就是我们的家了。”

“真的吗？”听起来是个很美好的愿景呢。不过……怎么还是有一些地方感觉怪怪的？

“真的。”

“那……妈妈呢？”小爹刚不是说要给她一个妈妈？

“你很快就会看到。”男人信心满满地拍胸脯保证。

“真的？”在哪里？

“骗你的是小狗。”

闻言，小小女孩很专注地看着年轻男人，心想：小爹从来也没有变成小狗过，所以小爹一定从来都不说谎。

所以她一定很快就会有有一个妈妈，也会有一个很棒的家。

然后他们全家人会一起住在白色梦幻小屋里，从此过着幸福

快乐的日子。

一切都会很美好的，就像童话故事里说的一样。

永远幸福。

那真是太棒了。

此时此刻，小小女孩的小小心灵，充满了感激与期待。

——男孩之泪——

大人们偷偷地在说：她活不久了。

那怎么可能。昨天她还在床边讲虎克船长和彼得潘的故事给他听呢，一点儿都不像是生病了。

她一定只是累了……

说不定就是因为他每天都要她讲故事给他听的缘故，所以她看起来才会那么苍白疲倦——

思及此，小小男孩的肩膀不由得一缩。

握紧小小拳头，他好想捶打自己。

原来是他、是他害妈妈累到没有办法下床的。

他保证他再也不听故事了。

他只要妈妈好起来，不要继续躺在床上。

他保证他会自己照顾自己，不会给妈妈添任何麻烦。

只要妈妈立刻好起来，他也保证他绝不会再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偷哭，也不会再理那些说他是没有爸爸的小孩坏蛋，他保证他绝对会赶快长大，然后赚很多很多钱买东西给妈妈，而且随便要买什么东西都可以。

他会很乖，很听话，也会吃完碗里的每一粒饭。

再也不会嫌牛奶难喝、药很苦吞不下，因为他很快就会长大了。

男子汉是不会挑食、也不会不敢吃药的。

而且他会很健康地长大，所以不会再感冒、也不用吃药打针。

他还会自己洗衣服，甚至再也不怕衣柜里的怪物。

任何人想欺负他妈妈，都得先打败他。

他会一辈子照顾妈妈。

只要妈妈赶快好起来，证明那些大人说的一些什么“妈妈病得很重”、“妈妈活不久了”之类的都是屁话。

他的妈妈会长命百岁，也会永远跟他在一起。

她跟他保证过的，她不会骗他。

她绝不会。

妈妈从来不说谎的。

所以他才不要去那个从来都没见过的外公家里住。

他只要能跟妈妈生活在一起就够了，其他人——管他是谁，他都不稀罕，也不想要。

然而今天早上，家里还是出现了一堆陌生人。

都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远房“亲戚”。

他们关在妈妈房里说话，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妈妈叫他在外面等，似乎有事情要跟“亲戚”们商量。

他很乖，所以一直站在妈妈房门外守候。

他希望这些人可以赶快离开，不要打扰妈妈的休息。

房门虽然紧闭，但他还是听得见一点点从房里传出来的声音。

那声音好像是一个据说是他“表舅舅”的男人的。他再仔细一听，又听见了几位“表婶婶”、“表阿姨”的声音。

真的好吵。

拜托他们赶快结束谈话，然后离开他跟妈妈的家吧。

不知道在房门外守了多久，就在他渐渐感到疲倦时，房门突然打开了。

他打起精神，只听见表舅舅所说的最后一句：

“表姐，你好好考虑。”

然后是妈妈的声音。“我知道，你们都先回去吧……”连声音里都透出了疲惫。“小言，帮妈妈送表舅舅们出去。”

小小男孩立刻打起精神，冲到屋门前打开了门。

“大家慢走！”他高声喊道，心里想的却是：快快走吧，永远别再来了。

待一切恢复平静后，他倒了一杯水，小心翼翼地走进母亲房里。

房里，病弱的妇人并未躺下，仿佛正在等待儿子走近她身边。

“小言，来，过来妈妈这里。”

“妈妈，先喝口水。”小小男孩爬上床铺，将水杯凑近母亲唇边。

妇人勉强喝了一口水后，将水杯搁在一旁的小桌上，将儿子纳入自己逐渐失温的怀里。

“小言……”

“妈妈。”小男孩瘦弱的双臂紧紧搂着母亲。

温柔地轻抚儿子的短发，她的眼角无法克制地沁出了泪。

像这样抚摸自己孩子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呢？她不知道确切的

数字，却清楚与儿子相处的机会不会太多了。

忍住哽咽，她强打起精神说：“小言，我们要回家了。”

“回家？我们不是就在家里吗？”他不懂。

“不是，是要回妈妈以前的家，也就是你外公的家。”

“可是那不是我们的家啊。”男孩摇头道。他还是不懂，或者，不愿意去懂。

妇人的心瞬间抽紧了。啊，她的心肝宝贝……他的聪颖细心一向是她引以为傲的。只是，要说服儿子遵从她已经做下的决定，恐怕需要好一段时间吧。

问题是，她没有时间了。

她就快要死了。

在她死前，她一定得把儿子送回爸爸身边才行。

这个世界上，她只剩一个人能够托付她的宝贝。

她别无选择，也只能相信那是最好的选择。

妇人忍着肉体的疼痛，抚着儿子的脸庞，爱怜地看着他俊秀的五官。

啊，他多么像那个人啊……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让她的离去不会影响这孩子太深？

要用什么样的言语，才能安抚他敏感的内心？

如果可能的话，她愿意付出一切，换取陪伴儿子长大成人的时间。

但时间正在消逝。她只能退而求其次地祈祷，但愿她的永远离开，不会在儿子内心留下伤痕。

他已经没有父亲了，她何尝愿意她的孩子再失去母亲？

所以，她只剩下一条路。

“听我说，小言，你外公年纪大了，妈妈很想念他，所以我们要回去看他。”

小小男孩只是聆听，并没有说话。

妇人继续说：“我们要回去妈妈以前住的地方，那是一个很美的小镇，你也会喜欢上那里的。”

“我们一定得走吗？”男孩的脸埋在母亲怀里，不甚确定地问。

“妈妈已经跟你表舅舅约好了，明天他会来接我们回去。”

“我们不能再回来吗？”童稚的声音中带着渴盼与对将来未知的惶恐。

妇人摇摇头。“不，我们不回来了。因为，以后，我们就要住在那个地方——”她连忙又说：“不过除了住的地方不同，其他一切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只除了，她将无法再停留在儿子的生命中。

“所以只是换地方住？还有看外公？”

“嗯，只是这样。”

小小男孩沉默了好半晌，才道：“可是我从来没见过外公。”

那是因为他曾将妈妈逐出家门，再也不许她回家。妇人黯淡地想。

但孩子不需要知道这些事。

半晌，妇人终于想到回答的方式——

“那是因为外公的家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远，所以你才没有见过他。”

尽管对这答复不是非常能够接受，但他选择相信妈妈的话。

“那……外公他见到我以后，会喜欢我吗？”

妇人紧紧抱住儿子，为他言语中那份不安全感感到心痛。

“会的。小言这么可爱，有谁会不喜欢呢。”

“那就好。”小小男孩说：“可是我还是得看到外公之后，才能决定要不要喜欢他。”

“为什么？”妇人轻声询问，尽管她早已知道答案。

“因为妈妈从来没提到过我有外公，我想他一定是做了让妈妈很伤心的事。我不喜欢会让妈妈伤心的人，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一辈子都不会喜欢他。”

“啊，小言，你……”或许是妈妈令外公很伤心呢。

“妈妈你别担心，我会很乖的。”小小男孩再次保证。

但仍无法抹去妇人眼中的忧虑。

她仍是担心。

但眼前除了回家这条路外，她已经无路可走了。

啊，慈悲的天父啊，请护佑我的孩子……让他眼中永远不要有悲伤……

1 最初

夏日小镇，日光小学。小小骚动中……

“在不在这里？”

“没有看到人。”

“再找找，到那边看看。”

人声杂沓中，几双脚在花园矮墙前留下脚印后，又陆续离去。

校园隐秘的花丛里，一个女孩蹲踞其中，手里捉着一只熊布偶，眼光穿过层层枝叶，在一群寻找她的教职员们离开这个地雷区的时候，小小声地嘀咕着。

“上学有什么好？”问号。

“我不喜欢上学。”句号。

“我讨厌上学。”句号。

“为什么当小孩就一定得上学？”又一个问号。

“那我不要当小孩，当大人就可以不用上学了吧。”又一个句号。

“唉，当小孩真可怜。”结论。

全世界的小孩都有着同样悲惨的命运。

但并非全世界的小孩都有办法意识到自己悲惨的命运。

很幸运地，或者很不幸地，她，就是一个意识到自己悲惨处境的小孩子。

所以，她选择逃学。

但学校的围墙太高，她爬不出去。

校门口又有警卫伯伯在看守，她也走不出去。

可是她又不想坐在教室里乖乖上课，所以只好躲在花园里，看蜜蜂蝴蝶打架。

“我真可怜。”喃喃自语。

六岁这一年，她是一个早读一年的可怜小学生。

期待自己快快长大。

下课时间。

校园里，一群小学生有如蝗虫般分批冲向篮球场、游戏区和福利社。

在阴暗的校园角落，一处男厕外的死角，两名身材粗壮不似小学生的男孩包围住一名身高不算高、身材不算壮的白净男孩。

“交出来吧。”长得像牛头犬的一名粗壮男孩伸出手等着白净男孩乖乖就范。

“交出什么？”白净男孩状似不懂地问。

“装傻啊，赶快交出来！”另一名眼角斜斜往上吊的粗壮男孩横眉竖眼地推了白净男孩一下。

只轻轻一推，就让白净男孩的背撞到男厕的后墙，令他轻咳了下。

由于快上课了，牛头犬男孩又怒又急地说：“快点给老子交出来，不然就让你好看！”

白净男孩瞥了他一眼，沉静地说：“我没有老子。”

牛头犬眼睛一瞪，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什么。

“哇靠！你没听说过偶们‘龙虎二人组’是不是？”毫不觉得自己的话听起来有多没气势。

白净男孩微一耸肩，诚实地回答：“很抱歉，没听说过。”

吊眼男孩也上前一大步。“老大，我看这小子很不上道，不给他修理一下，以后偶们还怎么混啊！”

白净男孩只是保持沉默，看着两名比他高、又比他壮的男孩朝他步步逼近，一步步将他逼到死角，直到再也无路可退。

“把你的零用钱全都交出来，死娘娘腔！”

原来只是要钱。白净男孩摊摊手。“我身上没有钱。”

“骗谁耶，你外公素全镇里最有钱的人，你怎么会没有钱！”

一听到“外公”两字，白净男孩忍不住扭曲了唇角。“他有钱是他的事，跟我没关系。”

两名意图勒索的男孩忍不住哇啦哇啦大叫。“不上道！死娘娘腔！再不给钱就打死你喔！”

白净男孩再瞥了包围住他的两人一眼。“随便你。反正我就是没钱，快打钟了，我要回去上课了。”说完，就想穿过两名大男孩离开这个死角。

两名男孩自从合伙打劫弱鸡以来，从来没遇过这么不鸟他们

的人。

当下男孩们气血上冲，怒发冲冠地捉住白净男孩，嘴里喊道：

“啊！气死啦，找死！”

拳头跟着就要落下——

在隐秘的花丛里睡了一顿早觉的女孩因为一场纷争与嘈杂的声音而睁开惺忪的眼皮，恰巧看到了一场人吃人的好戏。

小爹……不，小妈说：这是个人吃人的世界。

果然是真的。

大爹说过：行走江湖，见义勇为这种事能免则免，千万不能强出头，以免为自己招来不必要的祸患。

字典上有句话说得好，所谓“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她是傻子才会替人出头。

反正只要自己的小小良心过得去，见死不救又怎样？

可小妈又说：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难，只要遇到自己能帮忙的事，就要出一分力，这样自然能够让良心安安稳稳，不用担心良心不安。

虽然她比较同意大爹的话，但大爹早已不用担心良心的问题——他上天堂去了。

而眼前局势明显对那名被勒索者不利。

那两个号称“龙虎二人组”的男生一个比一个“粗勇”，每一个的体积都有那名弱鸡的两倍大。

以一敌四，弱鸡不被打扁才怪。

赶快交出零用钱就好了嘛。

花钱消灾啦。

谁教他要笨到一个人落单被逮。

可，听听他说了什么？

我没有钱。

笨蛋啊，没有钱不会先赊着！

他怎不会衡量一下情势，还一直激怒那两尾地头蛇？

“你找死！”气血上冲的两名男孩已经决定海扁不识相的男孩一顿。

眼见拳头跟着就要落下——

看样子有人要死得很惨了。

她眼一闭，牙一咬，心一横，终于下定决心——

“慢着！”

就豁出去了。

“慢着！”

当四只拳头就要落下之际，一道清脆的声音凭空介入。

一丛及人高的花丛里突然跳出一名小脸长辫的小女生。

“两个欺负一个，算什么英雄好汉！”娇嫩的声音很轻，却清楚地叱喝。

唔，明明不想强出头的。

因为大爷说：替人强出头的人早死的比较多。

虽然她比较想长命百岁，可是面对这种情况，也不得不不顾安危地站出来主持正义了。

“龙虎二人组”四只拳头加起来都比她的头大，她要是硬碰硬，